

回到中国悲剧

熊元义 著

华 文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中国悲剧/熊元义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8. 12

ISBN 7 - 5075 - 0825 - 0

I. 回… II. 熊… III. 文艺评论 - 文集 IV. I 0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33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话(010)63096781 (010)66063891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地质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11.375 印张 24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1 - 10000 册

定价: 19.80 元

目 录

上编 文艺本体论

- 第一章:文艺本体论 (3)
- 第二章:论“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 (43)
- 第三章:从大团圆的产生看艺术形式的诞生和反作用..... (55)
- 第四章:艺术家要和人民大众相结合..... (65)
- 第五章:论读者解决文本的矛盾..... (77)

中编 性格转化论

- 第一章:论人的发展..... (91)
- 第二章:当代人物形象理论的发展 (109)
- 第三章:论人物性格的矛盾及其转化 (121)
- 第四章:论人物性格矛盾转化的三种方式 (140)
- 第五章:论扁平人物与圆整人物 (159)
- 第六章:论旁观者与分享者 (177)

-
- 第七章:论黑格尔的人物形象理论 (196)
- 第八章:论人物形象的动机与行为 (211)

下编 中国悲剧论

- 第一章:大团圆与中国戏曲悲剧观 (221)
- 第二章:论中国戏曲悲剧的大团圆 (227)
- 第三章:拒绝也是中国悲剧的形态 (240)
- 第四章:中国悲剧在近现代的命运 (253)
- 第五章:自我悲剧形象的塑造 (272)
- 第六章:悲剧的追求与消解 (287)
- 附一:渴望堕落与战胜平庸 (295)
- 附二:神圣与亵渎 (306)
- 第七章:生存的痛苦与文学的批判 (314)
- 附一:论当前文学的分化 (323)
- 附二:沉重的现实与活着的文学 (332)
- 跋一:痛苦的智慧 (344)
- 跋二:学术发现与人生体验相结合 (349)

上 编

文艺本体论



第一章 文艺本体论

一 引言

在当前文艺观念的更新中,文艺本体论的研究十分引人注目。但是,文艺本体论的提出却被人们理解为文艺应回复到自身,“我们得回到诗、绝不能离开诗。”有的提出,由外到内,由着重考察文学的外部规律向深入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转移,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种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文艺在向审美属性和自身特殊规律转靠的过程中,从“无情节”“无人物”“无主题”的“三无”、“淡化时代”“淡化思想”“淡化性格”的“三淡”,到进一步“向内转”,推崇“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主题的繁复化、情节的淡化、描述的意象化、结构的音乐化”,通过创造“内化心象”、空灵、悠远、朦胧、隐晦的意境,以追求作品的非历史化、非社会化、非现实化为旨趣。这种倾向虽然是对狭隘阶级论和庸俗社会学的惩罚与反叛,但也有深刻的现实原因。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莫过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但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实际上有着

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化、“全盘西化”的“改革开放”。后一种“改革开放”宣扬社会主义是什么谁也说不清,鼓吹“趋同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跟资本主义“趋同”,在文化上也是“趋同”。正如列宁所说:“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同等作用)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①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事物的关系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无法调和的。恩格斯说得好:“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②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事物的发展在过渡阶段上是“亦此亦彼”的,但是在最终结果上,因而在性质上是“非此即彼”的。因此,冷战时代的结束,并没有改变马克思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终将代替资本主义。因而,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一个决定性阶段。我们从相反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证明。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这已被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所证明。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这种或这些矛盾的统一,而且要看到它们的相互转化。

但是,有些人企图调和矛盾,寻求对立双方的共同性来泯灭矛盾和冲突。人类学本体论和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的引进正好在理论上适应了这种需要。有人为了适应不同世界的人们要求“沟通”,要求“对话”的潮流,散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趋同论”,宣传“全民国家”、“全球利益”,张扬以抽象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为标志的当代的人类学本体论。人类学本体论思潮的兴起,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和推进的过程:从对“共同美”的探讨走向对抽象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的推崇和肯定,从而进一步滑到抹煞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的“全人类性”,将现实生活中的人作为抽象的“类的存在”被孤立并凸现出来。^③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则认为作为文学作品的文学应该按照我们可以称之为“功能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美国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发明了一种“无冲突”的社会模式,在这个模式中,所有的成分都彼此适应,诗歌的情况也是如此,它消灭了一切摩擦、一切矛盾和一切不规则的现象,它的各种不同的特点都处于匀称协调状态。^④“新批评”认为诗是彼此竞争的各种观点的微妙平衡,是彼此对立的各种冲动的公平调和。这一主张对于那些被有关冷战的彼此冲突的理论弄得晕头转向,因而信奉怀疑论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证明是很有吸引力的。当然这对被“阶级斗争扩大化”弄得焦头烂额的中国有些知识分子来说,也是富有相当吸引力的。

这些理论,由于解决不同性质的事物之间的矛盾的方法的根本错误,所以在挑战面前不但显得苍白无力,丧失阵地,而且妨碍

了我们对根本方向和根本问题的把握。

由此可见,我们不但要看到人类学本体论和“新批评”派文学本体论的引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而且更应该看到它在根本上是和马克思主义文艺本体论相对立的,也严重地妨碍了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因此,文艺本体论是当前文艺学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无法回避的理论课题。我们不但应当回避这个问题,而且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上,在它的本体论的基础上来探讨。

二 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是 探讨文艺本体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是文艺本体论的理论基础,尤其是它的哲学本体论是探讨文艺本体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世界的本质和存在方式的原理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认识论。列宁阐述的标志客观实在的物质范畴既是世界的本原,又是认识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革命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达到了科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恩格斯表达了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论断,世界的统一性在于世界的物质性。我们从这个论断中,从整个自然发展史和人类发展史中清楚地看到: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什么非物质的东西,否则,世界就不是统一的了。自然,物质和意识的分别和对立,只是在本体论和认识论范围内,在相对的意义上来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是整个辩证

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

(一)

物质本体论的探讨,首先要界定它的范围,然后加以界说,不然,我们就无法确定物质本体论的实质和意义。大家知道,本体论(ontology)这个词来自拉丁文,本义是关于存在的理论,它以存在及其本质和规律为研讨对象。早期实在论的最著名代表安瑟伦在《宣讲篇》中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所谓“本体论证明”。可以说,他是最早提出“本体论”一词。而高克兰纽斯一六一三年编写的哲学辞典,最早给“本体论”一词下定义。按其词义,是关于存在的学说,即关于存在的本性和规定的学说。存在本身是与存在的现象相对而言的,属于非感性的对象。本体论有时与“形而上学”混同使用,在更多场合本体论被看作形而上学的基础部分。后来,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在十八世纪对形而上学作了明确区分,把本体论、宇宙论、理性心理学、自然神学看做它的四个分支,从此通行。黑格尔转述沃尔夫对本体论所下的定义是:“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有’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有’是惟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惟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它是抽象的形而上学”。^⑤本体论是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存在的普遍原则、存在的结构和规律性,而“本体”这个概念却出现得很早。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将本体作为一个哲学的概念进行分析并加以论证的。在亚里士多德以前,从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提出了有关本体的问题。从泰勒斯开始提出“本原”以后,无论是当时唯物论哲学家所讲物质性元素,或者是毕达哥拉学

派所讲的“数”，爱利亚学派巴门尼德所讲的“存在”，一直到柏拉图所讲的“理念”，实际上都是讲的本体。但是因为他们都还没有意识到本体这个概念，还不能把本体和性质、数量、关系等其它范畴区别开来，常将它们混淆在一起，因而产生了不少问题。亚里士多德正是因为看到这些情况，意识到需要将本体和其它范畴区别开来。他在《范畴篇》中所作的这种区别，一直到现在都被人们接受和运用。因而，本体问题也就是本原问题。这里，无论毕达哥拉所说的“数”，或是柏拉图所说的“理想”，也是万物的本原，但这种本原，和伊奥尼亚哲学所讲的物质性本原，尽管都叫做本原，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到了“本原”有这两种不同说法时，哲学上的唯物论和唯心论就开始划分了。主张本原是物质性的元素的哲学家，大多数属于唯物论阵营；主张本原是抽象性的原则的哲学家，很容易倾向唯心论。这样，本原这个词也就有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性”的意义了。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不过在古希腊哲学的这个阶段，还没有明确提出意识这个范畴来，那时的的问题是：本质是物质性的元素呢，还是抽象性的原则？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认为具体事物是第一本体，“属”（即形式）和“种”是第二本体。后来由于“发现了质料”，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认为“形式”（即属）是第一本体，具体事物是第二本体。亚里士多德把本体规定为形式——本质，与质料无关，虽然这从事物的现象深入到了事物的本质，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思维还停留在思维的抽象阶段，没有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并在思维中把握实在，基本上是属于唯心论。^⑥马克思指出，思维不但要从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而且这个逻辑思维过程要和历史保持一致，否则，就会陷入

唯心主义。而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正是哲学的基本问题的高度概括。因此,我们探讨物质本体论必须建立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即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否则,就会否定物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否定物质本体论,就是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有的从实践观点看世界观的基本矛盾,为解决属人世界与自然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是世界观理论的根本任务。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米·坎格尔加在他的《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伦理学问题》一书中说:在马克思看来,一般的自然界和世界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具体的人的世界,人化的自然界。所以人的存在既不是精神的也不是物质的,而是人的历史活动和实践。坎格尔加进而得出结论说:恩格斯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观点同马克思的哲学是不相容的,“世界的统一性,既不存在于上帝、理念和精神之中,也不存在于物质性之中,而只存在于人类的创造性活动和实践之中”。他在另一处又说:“世界的统一性不在于它的物质性,而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一元论,而不是物质的一元论”。^⑦国内有人提出“人性”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也是今天哲学的中心课题,认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讲存在决定意识,物质第一性和精神第二性才能与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由此可见,“实践本体论”用他们所理解的“实践”,取消了“物质世界”这个范畴,取消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划分,因而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从世界观上讲,哲学的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也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此“物质”这个范畴,不可能像给一般概念下定义那样,把它放到另一个更加广泛的概念

中去给它下定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是两个广泛已极的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间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实际上不可能下别的定义”。如果撇开物质和意识哪一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而下别的定义,那只能是“极端愚蠢的”。不分析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就说不清楚什么是物质;同样,不分析这对关系,也说不清楚什么是意识。因此,如果不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坚持物质本体论,就会否定物质本体论的存在。

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是本体论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关于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这是认识论问题。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如果不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界定物质本体论,就有可能割裂物质本体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并不排斥本体论,而以本体论为前提。正如美国分析哲学家蒯因所说,任何科学家的理论学说,都具有某种本体论的立场,都包含承认或否定这样那样事物存在的某种本体论的前提,“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⑧本体论是相对于认识论来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同关于所谓一般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学说有原则的区别。它不是关于任何存在的学说,而是关于客观存在的学说,它是关于客观的普遍的东西的知识,而不是客观的普遍的东西。因为它是认识活动的产物,所以它取决于认识的方法,因而也取决于认识

论。同时,它又包含不取决于认识论的内容。显然,如果本体论不是准确地反映客观实在及其属性(客观的普遍的东西),那么,它就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要取决于认识论。^⑧列宁就是把本体论问题作为认识论问题来解决的。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无论唯我论者(即主观唯心主义者)或唯物主义者,都可以承认感觉是我们知识的泉源”。“从感觉出发,可以遵循着主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我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或组合”),也可以遵循着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感觉是物体、外部世界的映象)。在第一种观点(不可知论,或者更进一步说,主观唯心主义)看来,客观真理是不会有有的。在第二种观点(唯物主义)看来,对客观真理的承认是最要紧的。^⑨因此,在思维的认识过程中坚持物质本体论,就是承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有着必然的联系,他们把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统一了起来,它们不再是各不相关、各自独立的部分。辩证法作为关于一切运动(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学说,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有本体论的意义,又有认识论和逻辑的意义。列宁明确地指出这三者的关系,认为它们是“同一个东西”,是统一的。因此,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坚持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要求。

(二)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哲学的基本问题上始终坚持物质本体论。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黑格尔在从抽象

上升到具体的思维过程中,把客观存在(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在思维过程中必须把握思维的主体。他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这“思维总体”,诚如马克思所说,并“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架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在这整个思维过程中,“实在主体”在人的头脑之外始终“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又进一步地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由此可见,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换句话说,马克思在这里从根本上改造了黑格尔的本体论,即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体论改造为物质本体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马克思的物质本体论思想作了进一步展开,提出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并指出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原理。

列宁总结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写出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部伟大的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对哲学的物质

范畴作了充分的论述。在全面论述的基础上,列宁给物质范畴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⑫这个定义,就是对物质这个范畴的科学的规定。按照这个规定,第一,物质是一个“哲学范畴”,就是说物质是概括性最高、普遍性最大的概念,而不是任何具体科学的概念;第二,物质的惟一特性是“客观实在”。就是说,它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但又可以为人们的意识所反映;它不依赖于人的感觉而存在,但是它的存在并不超越于人的感觉。

列宁对物质范畴所作的这种规定,在方法上是科学的。对于物质这个科学的范畴,不可能像给一般概念下定义那样,把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即用属加种差的方法下定义。因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存在和思维、物质和意识是两个广泛已极的概念,“除了指出它们之中哪一个是第一性的,实际上不可能下别的定义”,谁要想撇开物质和意识哪一个是第一性的问题而下别的定义,只能是“欺诈或极端愚蠢”^⑬。列宁是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方面对物质范畴作出规定的,这是揭示物质的本质属性惟一的科学方法。

列宁对物质范畴所做的这种规定,在内容上也是科学的。宇宙万物千差万别,其存在状态各不相同,其具体性不胜枚举,但是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属性,即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又可以为人们的意识所反映。用物质这个范畴来概括、“简称”一切具体存在着的事物,就是要撇开它们的多种多样的具体特性,把握其共同的本质的属性;列宁正是这样科学地把物质规定为不依赖